

評論 · COMMENTARY

無處所

沈志中

國立臺灣大學

〈從精神分析的說話主體與哲學的認識主體談「認識你自己」的弔詭性〉作者試圖從精神分析所稱的話語功能，去反思哲學論述中的「認識自己」(γνώθι σεαυτόν)的悖謬性：「認識自己，卻弔詭地使生存者〔……〕越發遠離自身」(19-20)。為此，作者引述了柏拉圖〈饗宴篇〉(“Le Banquet”)中，經常在哲學史上被刻意忽略的最後一段插曲，也就是阿爾基比亞德(Alcibiade)對蘇格拉底的愛的表白。

事實上，拉岡(Jacques Lacan)在一九六〇—六一年的《第八講座：傳移》(*Le transfert*)便曾從話語功能的角度，重新閱讀了〈饗宴篇〉。拉岡認為必須從具體的普遍論述脈絡去閱讀柏拉圖〈饗宴篇〉，也就是從泰利斯(Thales)到畢達哥拉斯(Pythagoras)或到赫拉克利特(Heraclite)等哲學思想的大躍進，使得西方思想傳統首次形成一種主張宇宙不過就是象徵之意符系統的論述。正如當時對所謂元素的定義——無論是四元素或五元素。因此，在〈饗宴篇〉的深處，可以見到一個偉大的天真企圖：在話語的保證下找到「最終對真實的掌握」(*la prise dernière sur le réel*) (Lacan: 101)。

在古希臘時代，和真實的掌握相關的並不非「主體」，而是柏拉圖在《書信篇》第七封書信中所提到的「實踐」(*to pragma*)。因為既然真實是不可見的，那麼和掌握真實相關的也不會是任何表象性的東西，而是實踐。相對地，始終被認為與實踐相對的「理論」(*théôria*)，並非實踐的抽象化，也不是實踐的參照對象，或被實踐所應用的模型，而是理論本身就是一種實踐，就是力量的運作。

就此而論，蘇格拉底在古希臘時代便已突顯出，是「言談」的話語透過其內在的確定性，而產生了真理的向度。因此，當蘇格拉底說：「反駁你的不是我，

是真理」，這就涉及著話語的原始組合關係，亦即意符的組合，就如同「父親不是母親、會死的不同於不死的」。因此拉岡認為，蘇格拉底將所有言談的企圖都帶向純粹論述、純粹意符的層次，甚至蘇格拉底就是最早的結構主義者。蘇格拉底並非一般以為，是將人或一切帶回人的層次——畢竟「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句話是普羅達哥拉斯(Protagoras)說的，不是蘇格拉底——而是將真理帶向話語，將一切的論證的矛盾與真理都歸結到語言。因此拉岡稱蘇格拉底是「超級詭辯者」(supersophiste) (Lacan 102)。

顯然，蘇格拉底並沒有比詭辯者說出更多的東西，他空有一個可疑的名聲。因為，驅使蘇格拉底行動的，並不是一個時間中的主體，而是他的存在的「無處所」(atopia)——或拉岡所稱的 no man's land (Lacan 104)。是存在的沒有居所讓蘇格拉底展開一系列日後的哲學家們會關注之議題的言談：從意識、宗教、道德、政治到藝術，以及善、美、真、同一性等。

也因此，即使是在〈斐多篇〉(“Phédon”)為自己辯護時，蘇格拉底的言談仍讓人感受不到他是在為自己或某個主體辯解，而是在申論人對死亡的無知：眼前的死不足畏懼，因為那只不過是生命的消失，而沒有人知道是否死後的世界將更為幸福。因此從這個辯解中，蘇格拉底體現的是某種死亡的慾望——但那非自暴自棄，或自虐的自殺傾向，畢竟蘇格拉底仍是活了將近七十年的時間來獲得這個慾望的滿足。

拉岡也認為，當尼采發現了蘇格拉底因而寫下《悲劇的誕生》時，就已經感受到其存在的悲劇，也就是他的「無處所」。而除了蘇格拉底口中的惡魔，沒有任何悲劇能夠充分支撐起蘇格拉底的「無處所」狀態。

甚至，蘇格拉底口中的惡魔也讓他產生幻覺（如他在參加宴會前的「發作」）並指引他如何在現實中生活、警告他可能會跌落的坑洞等。此外，還有另一則關於蘇格拉底神諭是「智者中的智者」。是這個神諭讓蘇格拉底開始參與公共事務，彷彿蘇格拉底告訴自己：「我必須實現神的神諭，我之前不知道我是最有智慧的人，既然神這麼說了，那我就是。」因此，若去除這個軼事的神話色彩，這不過顯示蘇格拉底就是一個自以為是為了神的要求而服務的瘋子罷了。而在此，沒有甚麼比這個來自一個無處所的「話語」更可作為大他者話語的保證。同樣地，也沒有甚麼會比這個命運，某種虛無的存在的命運，更能成為悲劇的來源。這說明了為何在蘇格拉底那般嚴肅的言談中，其話語會具有令人著迷的魅力。

正如拉岡比喻，蘇格拉底就像是柯塔爾(Jules Cotard)所描述的「負面妄想」（病人以為自己已經死了，並產生一系列的妄想來支持自己已死的念頭）。蘇格拉底這個永不疲憊的提問者，他並不知道自己口中說出的就是大他者的言談。是

在這個大他者言談之上，蘇格拉底看到了靈魂的不滅性。是這個大他者的位置，讓蘇格拉底的「象徵的」言談得以將阿爾基比亞德的「想像的」愛，化約為對其存在之「真實的」空洞的迴響。這正是拉岡透過〈饗宴篇〉的愛情論述所要說明的傳會關係以及一切知識傳遞的本質。

就精神分析而言，若蘇格拉底的慾望是帶領他的對話者去「修行自己的靈魂〔認識你自己〕」(γνώθι σεαυτόν)，這意謂著一方面蘇格拉底讓人擁有靈魂，也就是透過他的話語以及後者所引起的「傳移」，給予了某種心靈的恆常性。但另一方面，若蘇格拉底在指出了主體的慾望的同時卻又對此不知情，那麼至少我們可以理解為何他點燃了阿爾基比亞德的愛的慾火，因為慾望的根源與本質就是大他者的慾望。蘇格拉底自己並不知道自己的慾望是甚麼，因為那正是大他者的慾望。

如此，就精神分析所論的話語功能而言，本文作者不妨參考拉岡《第八講座：傳移》（特別是其中第六、七章）關於蘇格拉底作為大他者話語之「無處所」的存在的論述，或許可更合理地將「認識自我的弔詭性」問題對照於本文後半段對於納西瑟斯與厄科的分析，亦即將自我的真理帶向話語迴盪的層次。

徵引文獻

Lacan, Jacques (1991). *Le Séminaire VIII: Le transfert* [1960-1961] (Paris: Seuil).

* 沈志中，巴黎第七大學精神分析暨基礎精神病理學博士，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近著《永夜微光：拉岡與未竟之精神分析革命》二〇二〇年一月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